

光阴似水,至2017年9月17日,白石老人去世已整整60年了!他在北京存有西城跨车胡同的故居,也有东城雨儿胡同的纪念馆。抚今思昔,我现在忍不住想将一些当年在北京时的记忆写下来,作为对他的纪念。

齐白石4岁时随祖父识字,8岁时从外祖父读书,爱绘画,曾在家放牛、砍柴、种菜。少年起即学习雕刻与绘画,曾经长年临摹名人书法字画。1902年至1909年,他游历南北各地名山大川,自创红花墨叶一派,并汲取了明清创意画法,形成了笔法凝重、意境奇特、构图拙简、色艳而不俗的新山水画风格。他的作品曾入展法国巴黎艺术展览会。1927年,齐白石任国立北京艺专和京华美专教习、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沦陷,他辞去教职,闭门不出,让上门来买画的敌伪分子吃闭门羹。

白石老人是一个奋发有为、勤劳努力的人,他虚心学习,从事绘画艺术一步一个脚印,善于打好基础,是能厚积薄发而又有独创精神的大画家。他之所以大器晚成不是偶然的。从他的身上,使企图成功的后辈能得到许多启发。他的爱国精神也是令人赞赏的。

齐白石的水族水墨写意画十分出色,虾、蟹及鱼在纸上都是活灵活现,无人可以超越。可贵的是他画的花卉、果蔬甚或翎毛、草虫、走兽以及山水、人物也有独特的风味,不但质感神态、形象生动,而且意境深远、富于情致。技巧立意也都不同凡响。名画家李可染说过:“记得我初到北京,第一次看白石老人画虾时,在十几分钟的制作中,真使我感到惊喜。他画一只虾其容易就像普通人写一个字,笔墨过处,体积、质感、动作、神气应有尽有。结果,游泳在水里透明的虾子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纸上了!这样你能不惊叹他水墨画的表现力吗?”

二

我是1953年初由上海总工会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办《中国工人》杂志的,那时,北京前门外一带对我们夫妇很有吸引力,我们常去逛一逛,看看“荣宝斋”等店家的书画,淘一点便宜的古玩字画和旧书作为收藏。了解并且开始熟悉白石老人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有一次,我在荣宝斋见到过一叠白石老人的《墨叶牡丹》,店员说是白石老人练笔时被他们求来的,画的宣纸一方方的比36K的书还小一截,每页上面就是一朵墨叶牡丹,署有“白石”二字,每张只售六七元,我们就高兴地“捡漏”似的买了两张。也有白石老人整幅的画在卖,但售价高,欣赏一下也就很满足了。那时流传着一个关于白石老人画《蛙声十里出山泉》的故事:作家老舍先生以一句查初白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请白石老人作画。这句诗限定了以山泉为画的背景,但“蛙声十里”怎么用无声的画来表现呢?结果,这幅画在报刊上发表时,画面上是满急的泉水在乱石中蜿蜒流泻,在开阔处交汇后直泻而下,六七只蝌蚪活泼地在激流中游动,摇头摆尾地顺流而下。画面上不但没有蛙,也无蛙鸣的形象,但有蝌蚪——蛙的幼虫,人们好像听到泉声和蛙声交织,回荡在绵绵的山涧中,给人的感觉是无声似有声,无蛙似有蛙,画法深刻,含蓄而有韵味,足见白石老人的功力和水平。

团中央办的面向全国青年的刊物是《中国青年》,全国妇联办的面向全国妇女的刊物叫《中国妇女》,中华全国总工会办的面向全国工人的刊物叫《中国工人》,都是16开本。正因是全国性的刊物,发行份数多,影响大,征稿也容易,为了图

在新圣女公墓

李硕儒

那是6月末的一天,莫斯科的气候却如北京的初春或晚秋,一会儿骄阳初露,一会儿冷雨缠绵。走进一道不高的红墙,就是位于莫斯科市内的新圣女墓园。墓园里长着白桦和橡树,还有紫丁香,那里的紫丁香不像北京的那样清婉娟静,而是蓬勃、葳蕤,莽莽漫漫的,如一座座花山,围绕着一座座墓碑和雕塑。在这些雕塑的群落中,有芭蕾舞后乌兰诺娃墓、《伏尔加纤夫曲》首席演唱家夏里雅宾墓、托尔斯泰墓、普希金墓、契诃夫墓、斯坦尼斯拉夫墓,有赫鲁晓夫墓、葛罗米柯墓、斯大林第二任夫人娜杰日达墓,还有卓雅(在卫国战争中立下大功的一位8岁女孩)墓……我一处处瞻仰,一处处思索,寄上敬佩、痴迷和遐思。这时我忽然意识到,在这座墓园里,只要是对国家对民族有特殊贡献者,一律给予同样的位置和纪



奥斯特洛夫斯基雕像

念,没有特别地抬高谁,也没有刻意地忽视谁。

这一座座雕塑的构思更是充满韵味。据载,比斯大林年轻22岁的第二任夫人娜杰日达原本任职列宁秘书处,列宁逝世后又在《革命与文化》杂志编辑部工作,他们原本也还夫妻恩爱,后多有不睦,令娜杰日达常常陷入抑郁。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5周年的晚宴上,斯大林举起酒杯对她高喊说:“喂,你也喝一杯!”娜杰日达纹丝未动,之后愤而离开宴会厅,夺门而去,当晚即在家里饮弹身亡。在墓旁立着她的半身雕塑,白衣侧脸,高贵尊严,可高贵中还是抹不掉她难掩的失望和悲哀。歌唱家夏里雅宾的一曲《伏尔加纤夫曲》享誉全球,可他却不喜苏维埃政权,自苏联建政起即流亡中国,先在哈尔滨,后去了上海百乐门,以歌唱维持生计,到了晚年,才将尸骨运回祖国埋葬。在这座墓园里,他的雕像风流倜傥,尽显艺术家被铭记的峥嵘。普希金——这位俄罗斯的诗仙与情圣;契诃夫——这位忧郁又幽默的中年绅士的雕像以人们熟悉的生活照方式呈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墓旁是一座《海鸥》雕塑——因为斯坦尼派的表演风格在话剧《海鸥》中尽显风致。最有深意的还是赫鲁晓夫墓碑的来历和呈现:赫鲁晓夫任第一书记时,一时兴起,参观了雕塑艺术家涅伊兹内的雕塑展,他来看去看不出什么名堂,于是说,这雕塑简直像同性恋,同性恋有什么好?还是姑娘更好吧?这一番信口评说以后,结果使雕塑艺术家涅伊兹内在苏联艺术界的地位一落千丈。赫鲁晓夫失势以后,想起当年对涅伊兹内作品的枉加评说十分后悔,于是邀请艺术家吃饭,以示道歉,涅伊兹内却断然拒绝说“我不和这种人来往”。到了赫氏晚年,他说只有一个愿望,死后想请涅伊兹内为他设计墓碑。艺术家答应并进行了客观历史的完成:那墓碑一半黑色,一半白色,中间是赫鲁晓夫那一半朴实、一半狡黠的乌克兰农民形象。

细雨飘来,白桦在雨中更加挺拔,橡树则更加苍翠,紫丁香简直烧得近乎恣肆。雨,已经不那么冷冽,甚至有些温润地洒在身上,洒入心田,我猜这就是俄罗斯文化吧: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终极评价与安妥,不论是谁,你生前的功过是非已经是前世的事,在你生命的终极或以后,总给你一个尽量客观历史的纪念,不溢美,不褒贬。

齐白石的爱国心

——遗闻逸事杂忆 □王 火



文并茂,《中国工人》有彩色封面,封二、封三及封底均可用图照。有时又在刊物中间加插一张彩色的八开“蝴蝶页”。刊物编辑部约50人,编委会由5人组成,分成四个编辑组及一个美术组,美术组当时有画家高翔、皮之先;漫画家叶春阳;插图及木刻、版式另有两个美术编辑专门负责。摄影记者是吴洛夫,他们同中国美协和许多画家都有密切联系。

1955年6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郭沫若和作家茅盾率领我国代表团出席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了《为消除新战争的威胁而奋斗》的演说,大会的宣言6月底发表。当时决定,1957年要再举行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知道这信息后,《中国工人》编委会就决定为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在北京的著名国画家齐白石、何香凝、陈半丁、王雪涛、于非闇、李苦禅、李可染等合作绘一幅大画,题目为《和平颂》。《中国工人》请他们画成后,整幅影印成八开大小,用“蝴蝶页”形式放在《中国工人》中间页,随刊物出版。这幅大画上的“和平颂”三字,届时请郭沫若同志题写,并同时请新华社摄影记者拍照发稿扩大影响。原作画成后,裱好交由中国赴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送交大会作为礼物。

《中国工人》当时主编为吕宁,编委是吕宁、周培林、周道非、杜映及我。我又是主编助理。编委会作出决定后,经全国总工会书记处批准,1950年春夏之交就开展工作了,具体任务由我及美术组一些同志负责。白石老人和何香凝老人都年岁大了,所以高翔建议,主要工作如设计画面、立意表达、联络步骤,都交由陈半丁、王雪涛两名画家具体负责操作,齐白石这时已经93岁,何香凝已经77岁,不能让他俩太劳累,只需他们在画上添上几笔就可以了。我认同他的建议,决定这么重要的事,宜立即就办,不能有失误。当时,我们与中国美协的郁风同志联系较多,她有时也为《中国工人》写稿,对《中国工人》的工作一向十分支持。我们同她联系后,她同我见面时,建议我代表《中国工人》专诚看望一下齐白石和何香凝二位老人,以示隆重。她告诉我:“齐老身体不大好,有时已有些迟钝糊涂了,但对参加绘《和平颂》他认为义不容辞。一般客人都不能接待,但我先跟他的家人商量一下,会同意你去的。”她并告诉我:周总理关心齐老,正要我们为他购买一处新的居所,房子大些,居住得舒适些……我们的

三

陈半丁和王雪涛两位著名画家是十分认真负责的。他俩在国画界的名气大,但架子不大,为《和平颂》这幅画他俩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同每位参加此画创作的画家联系,既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又使每个参加创作这幅画的画家出策出力并且施展了特长,团结、合作得极好。关于陈半丁,我还听说过一个齐白石与他的故事,陈半丁的画是很出色的,当时有人向齐白石说:“陈半丁总在背后骂你!”可是齐白石对人说:“我不信半丁会骂我!”结果,反而让自己的第三个儿子拜陈半丁为师,并且叮嘱:“你要好好把陈老师的那几笔功夫学到手,也要多看看他的画!”白石老人对画友的尊重,也赢得了别人对他的尊重。

《和平颂》的整体创作比较顺利,但我第一次

见到白石老人时看到他一言不发的状态,总使我心里不安。我无法预测到《和平颂》最后请白石老人作画时会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只是催促陈半丁:“半丁先生,尽快抓紧吧!为山九仞,千万别功亏一篑!”

但很多画家合作的事,确比一个画家的事难办,这中间耽搁了些日子,拖拖拉拉。郁风告诉我,中国美协决定给齐老买一处好些、大些的房屋,改善他的居住条件,如今在东城找了一处大四合院,比较合适。装修后,他和家人就可以搬进去住,又说:“你们的《和平颂》尽量抓紧,你去看看他时他一言不发,我听了很不放心……”

我和高翔、皮之先等当然“抓紧”。这样,一个多月后就有了同白石老人的第二次会面。

这时《和平颂》已经画成,仅需白石老人过目并最后在画上添几笔就算完成了!那是非常值得高兴的时刻。

见面看白石老人下笔的地点是中国美协那间放着大长画桌的大厅里。这是郁风同志安排的。我同高翔、皮之先之外,《中国工人》的摄影记者吴洛夫挂着照相机也准备拍照。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早早地也到了。陈半丁和王雪涛二位是具体掌握现场的主持人。陈半丁同白石老人的家人开车将白石老人接来了,白石老人被扶在一张沙发上坐下。他的气色不太好,陈半丁说:“听说要画《和平颂》,他毫不犹豫就来了,真叫人感动!”稍停,让他喝了口茶,王雪涛、陈半丁将画桌上的墨、砚、画笔等都整理好了,郁风和陈半丁一同扶白石老人去桌前看画。陈半丁是个周到的人,事先去接白石老人时他就同我说过:“老先生来后,寒暄就免了吧!画画的事我同雪涛安排!”我当即说:“一切请您做主!”这时,白石老人已被扶到大画桌前,我和郁风、高翔、皮之先等也都跟着过去。画真美,五彩缤纷,花团锦簇,蜂蝶与和平鸽飞翔,一片和平景色。只见白石老人默默无语地看着面前桌上的大画,先是默不作声,忽然他拿起了画笔,在一些地方添了些绿草,陈半丁轻声似是在向他介绍什么,他却闷不作声,忽然用笔蘸上墨汁在面前的画上下笔涂了两个墨团。

我正吃惊,见陈半丁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



我的玩石生涯

□申 弓

沉甸甸的石头搬走?最后只好去粗取精、忍痛割爱,在一堆石头里挑了几块回来。其中有一块,原看到是一只鹰,回来用水洗干净一看,不由得激动了起来,在鹰的边上是一个人头,而且人与鹰竟然是连在一起的,我的心便跳出了《千字文》中的一句:“鸟官人皇”。用《鸟官人皇》来作为这块石头的名字,一下子将太古时的五帝三皇都带了上来。

那天来到花鸟市场闲逛,折进了一个奇石馆。这是一个年轻人开的小馆,里面摆着许多的观赏石,大的大到像一头牛,小的小到如一个蛋,那价格更是惊人,从几百到百万不等。我倒是对那一堆拳头大小的乱石感兴趣。说其为乱石,即是它们没有上架,更没有设座,只是胡乱地放置在一个塑料篮子里。凭经验,这样的石头便宜,并且我也喜欢在这里翻拣,既可以锻炼自己的眼光,也不用去经受大自然的风雨。翻遍了那一大筐,我锁定了一块,一问老板,说是10元,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那是一块马达加斯加玛瑙,质地光滑细腻,在平面上出现一个图案,酷似一片开阔的水面,水面上一片不规则的白色,边沿处的黑色也像是船只,我最初想到的是李白《渡荆门送别》中的“江入大荒流”,待到那一片白色,觉得它更像是杜甫《旅夜书怀》中的“月涌大江流”,便用《月涌大江流》来命名,并引用了诗的前四句:“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样一来,石的意境便

出来了: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一片白色的月光照在烟波浩淼的江面上,又看不到挂在天上的月亮,加之微风吹动着细草,危樯夜舟,这正是——一幅旅人在外的思怀情景图。

由于我爱用小诗名石,便有石友找上门来求助。有一位资深石友,家藏十分丰富,这天他拿来一方配有基座的大化石,上有清晰的图纹,一条白龙隐藏在一片彩云中,龙头向外伸出,甚至还可以看到龙眼和龙角,却看不到龙尾。我便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大隐》,并题了首诗曰:“神龙见首难见尾,大隐于朝独善身。江湖辽远林泉趣,庙堂高处亦可人。”在心里,净土独善其身,找到一份安宁,就是最大的隐士。

这天乘动车上南宁办事,车上无事便在朋友圈发个赏石。一会儿,首府的一位朋友发来了一块石头图片,石头呈黑色,石面上沟壑纵横,已被把玩得光滑出彩,显然是他的爱石。我问他此石叫什么?他说是2002年在云南金沙江拾取的,因通体黝黑。沟壑纵横,而起名为《天书》。待我细看,天书固然高深,但我却读出了另一个意义。我说于我之见,不若叫《兼得》,因为石面上一只熊掌清晰可见,小指就是一尾鱼,鱼头就在你的小拇指处。经这么一说,朋友立即觉悟,回复了一个“果然不一样!”

有石友说我赏石有方,我却十分清楚自己是门外汉,因为我的石龄短,要学的东西多着呢。不过我愿意,并且乐此不疲。